

少女日记

少女日记

作者：谭竹

1982年2月25日

妈妈在收拾行李，趁着屋里乱糟糟的，我溜出来坐在连着露台的石阶梯上。

这个用石头砌得高高的露台和长满青苔、有着好几个蚂蚁窝的台阶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它正对着长江，从这里可以看见江上过往的船只，江岸盛开的黄花，在风中摇头晃脑的桉树，映着夕阳金灿灿波光的江水，以及每到夜晚璀璨的灯火。露台上还有一块光滑清凉的大青石，可以躺在上面看夏夜的星空，看这幢两层的旧楼石灰斑驳的墙，雕花的八角窗，斜生在屋旁的黄角树如一把伞罩在头顶，伸手就可以摘下肥厚油绿的叶子来玩。

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一切了，因为父亲平反后调回城里，妈妈和我只得跟着一起去。大我十几岁的哥哥说：爸爸倒霉时你没赶上，赶上风光的时候，可真命好！但是我一点都不高兴，我倒希望象他那么大，已经上班了，不必跟着父母离开这里。我从一生长下来就住在这老屋里，已经住了九年了，我舍不得离开，而且也害怕将要面对的新环境、新学校。

父亲将我转到百百小学，上个星期我去进行了摸底考试。百百小学是全市最好的小学，一向不收插班生，我去考试时那些老师全都在一旁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猜测我的来头，并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使我心神大乱。加上以前学校进度不一样，有些内容我还没有学过，只勉强考了六十多分。恍惚间听得一位老师说：哼，其它学校的好成绩到我们这里来算什么！

百百小学还是收下我了，因为父亲复职后调回市委，正是分管教育。可是多没面子啊，我宁可就在这里，在这所不出名的小学校，做成绩优秀、老师同学喜欢的好学生。

天阴沉沉的，光秃秃的树枝象一只只伸向天空无助的手。对岸的城市也一片雾蒙蒙的灰色，那正是我将要去的地方。这是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一个没有阳光的阴霾的下午，我心里很难受，我感到快乐与无忧如风中翻滚的落叶，正在一点点远去、一点点消失。

1982年3月3日

因为父亲才调去，暂时没有分新房子，就把我们安排在一座废弃的修道院里。

修道院很大，住了好几家人，我们分到的是二楼上的一间屋，连着一个长十几米的走廊。

一切都使我惊奇：厚厚的油漆剥落的大门，门上锈迹斑斑的铁环，高高的门槛是旧电影里的那种。大厅里有圣母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通向圣像有几级台阶，两旁雪白的柱子上雕着美丽的花纹。大厅空间很高，顶是半圆形的，顶上也有浮雕。

窗户也是半圆形的，安着彩色玻璃，深沉的红绿黄使屋子光线幽暗，有一种神秘的阴深。

后院里有两株很大的银杏树，有着美丽的半青半黄的扇形叶子。听妈

妈说这种树快绝种了，我急忙摘了许多叶子夹在书里做标本。院子里还有一群鸭子，一个土坡，坡上长着稀疏的枯草。整个修道院陈旧、古朴、荒凉又神秘。我们就在这里暂时安身下来。

1982年3月6日

今天第一天上学，是爸爸送去的，他向站在办公室外的班主任王老师说：“以后请多关照小女。”王老师四十多岁，圆脸短发，十分严肃。我想来了，上次来考试，就是她说的“其它学校的好成绩到我们这里算什么”。此时她用威严的目光冷冷地看着我，我不由自主地躲到爸爸身后去了。她将我一把拖出来，领到教室去，一边说：“以后自己要努力学习，不要拖全班的分呀！我们这个学校升学率可是百分之百的，不然怎么叫百百小学呢！你可不要坏了我们的名声！”说着把我带到座位上，也不向同学介绍，便丢下我走了。

于是所有的目光都聚了过来，我感到自己似一只猴子。好在这情景并没有持续多久，大家便转头听课了。

我偷偷打量了一会数学老师，又偷眼瞧瞧同桌，是个瘦瘦弱的男孩，一幅调皮相，书皮上的名字是：侯小亮。

“这位新同学，请把第五条定理背一下。”数学老师突然点我名。

我吓了一跳，猛地站起来，大概用力过猛，椅子倒了，正砸在后排同学的脚上。他大叫一声，我一惊，又向前一冲，手撑在桌上，推倒了文具盒、书、本子，稀里哗啦掉一地。

数学老师走下来，拾起书放到桌上，对吃吃笑着的同学说：“别闹了！”又对涨红脸不知所措的我说：“背吧！”

才开口，又引起了一笑，有人说：“怎么这么嗲声嗲气的呀！”

数学老师皱了皱眉，“请大家安静！你坐下吧！”

谁知先前弄倒的椅子没放好，我一下子坐到了地上，这一来全班同学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低着头坐在那里，生怕再做错什么，直到下课也不敢动一动。有几个女同学来约我去走廊上跳皮筋，我摇摇头拒绝了。其实这是我和同学搞好关系的良机，但当时没意识到，也没想到因此会给人留下什么坏印象，我只是没有心思。我是那么的害怕，自动地低着头呆呆地坐在座位上，好似乡下老鼠进了城，惶惶不安又灰溜溜的。

第二节课是王老师的语文课，评讲作文。她选念的是一篇写失去心爱小猫后难过心情的作文，名叫《我心爱的伙伴》。

“如今窗台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身影，我不能忘记它清澈的眼睛。当它从我眼前消失的时候，我只捕捉到昔日欢乐的影子……在这个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最亲密的伙伴离我而去了……”

作文写得情深意切，也很美，我暗暗猜测是谁写的。

王老师读完了，说：“现在请大家来说说这篇作文写得好不好。婉兰，你说。”

一个短发小姑娘站起来伶牙俐齿地说：“作文题目是要求写小伙伴，应该写人，她却写了一只猫，偏题了。再说写猫也只写了猫怎么死的，没有突出中心。”

“嗯”王老师点点头，又问我：“摇摇，你说呢？”

不知为什么，她一看我心里就发毛，只想转身就逃。

我犹豫了一下，仍鼓起勇气说：“我认为猫也可以算是伙伴，我就把小猫当作好朋友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她的声音冷冷的，可怕极了。我的勇气刹那间烟消云散，不敢再说什么。

“坐下！以后不知道就别乱说！”

是你叫我说的嘛，我委屈地想，可以各抒己见嘛，怎么叫乱说？好奇心起，转头去问同桌侯小亮：“你知道这篇作文是谁写的吗？”

他偷偷看了看王老师，见没注意他，才小声说：“婷儿，就是斜对面靠窗的那个。除了她不会有谁写这种作文。”

我扭头去看，见是一个皮肤微黑，扎着根辫子，很文静的女孩。她支着头，漫不经心地看着远处，对众人的话似乎充耳不闻。

我又问：“她是不是常写动物？真的是心爱的猫死了吗？”

“摇摇！”突然王老师大喝一声：“站起来！你为什么讲话？”

“我……我想知道谁写的作文，就问了问。”

“好象你不认真听讲还有理！我不管你那么多，抄课语文两遍，明天交来！”

侯小亮同情地说：“王老师可凶了，动不动就罚抄书，全班同学都怕她！”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坏透了，才上一天课，就象过了一年似的。小学要毕业都还有一年半，整整五百四十八天哪！我才九岁，要长大还有多么多么漫长的岁月啊！

1982年4月1日

我们每天第二节后要加餐，所以每月要交一次点心费。昨天生活委员收了钱放在文具盒里，放学后他忘了把文具盒带回家，今天来一看钱不见了，急得大哭起来。昨天恰好是第五组做清洁，又恰好是侯小亮倒垃圾，最后才走，便怀疑到他。

他干脆地说：“我没拿！”再问他就嚷：“拿了就是拿了，没拿就是没拿！叫我怎么说才信呢？难道有胆子做还没胆子承认吗？”一幅吊儿郎当的样子，气得王老师指着他鼻子大骂：“别仗着你老子官大就不得了！”

因为马上还要上课，只好决定下午班会时再清理这事。

结果下午生活委员跑来说钱找到了，是他顺手将钱放在书包里带回家，却又稀里糊涂地还记着在文具盒里。

一场虚惊。王老师却不冷不热地说什么要注意要小心，不要让心术不正的人有机可乘。

侯小亮鼻孔朝天，哼哼着说：“就是看我们这些干部子女不顺眼，老挑刺儿。

哼，我还看不惯她呢！”

当然，他也只能私底下哼哼，没胆子大声说出来。

我问：“为什么她那么恨干部子女？”

他说：“我们这个班是全校最好的，成绩没说的，不管什么比赛全拿第一，保送重点中学的人又最多。大家都想到这个班来，干部子女有办法硬挤进来，一不对还常去找校长告状，她怎么不恨我们呢！”

我一问，才知道候小亮的父亲是个更大的官，住在市委大院的小洋楼里。但我觉得，候小亮并没有因此和别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倒是王老师，时时在提醒他的“与众不同”，而且带着明显的歧视，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呀！

1982年4月12日

我很想念以前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在记忆里一个个都显得那么和蔼可亲，可惜我没有机会回去看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我。

上体育课时有几个女同学在乒乓球桌旁聊天，说起将来会嫁给谁，有个同学还用粉笔在乒乓球桌上写了大大的两个字“结婚”。大家好奇地围着这两个大字叽叽呱呱。

我坐在一旁看着她们，心想如果我要嫁绝不嫁给这个班上的人，要嫁就嫁以前班上的。以前班上的，哪一个比较好呢？我想了半决定嫁给何韦。

何韦是我的同桌，很机灵淘气的男孩子，长得眉清目秀，喜欢扮戏里的老生。常常一手撩起假想中的长胡子，一手做剑指指向前方，瞪圆眼睛大喝一声：“呔！”我喜欢他这时的样子。

我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两个古装的人，假装他们是牛郎织女，然后在中间画了一条河，象征他们的分离。我和他不也是隔着长江吗？看了一会儿，我又把“他”画成背对着河的样子，因为他还不知道我决定嫁给他了呢！这样改来改去，画面变得一团糟，我伸脚把它抹平，然后拍拍手走开了。

1982年4月16日

学校规定男生头发不许过耳，女生头发不许过肩，过肩必须辫成辫子。才开始的时候管得挺严，每天都有人守在大门检查，发现不合格的男生就叫他去理发，女生马上把头发辫起来。后来时间一长，渐渐就不那么认真了，每天也不再有人守在门口检查了。

今天早自习，大家正在读课文，王老师进来了，目光象探照灯似的把每个人扫了一遍，然后把一个女同学叫到讲台上，拿出一把剪刀，不等大家明白过来，已将她的“马尾巴”剪了下来！我们全怔了，王老师拿着剪下来的头发说：“学校的规定不能不遵守，虽然现在没有天天检查了，但这个规定并没有取消，你们就不放在眼里了！”

你们还不过是小学生，就这么自由散漫，将来长大了怎么得了！所以我今天进行一次突击检查，凡是不合格的男生一律上来剃成梯田，女生剪成短发！”说完将那个女同学一推：“回你座位去！”

可怜那女同学涨红了脸不敢说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披了一头七长八短的碎头发奔回座位，伏在桌上低低地饮泣。

王老师又说：“哭什么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是头发重要还是良好的品质重要？我这是为了你们好，良好的品质终身受益，不这样你们记得住吗？”

趁她说话的当儿，下面好几个女同学想悄悄把头发放下来辫好。可是老鼠怎么瞒得过猫的眼睛呢？她立刻就发现了，大吼一声：“下面那些手爪子发痒的，趁早给我收起来，不然看我给她剃个光头！”

几个女同学立刻吓得不敢动了，个个心惊胆颤，恨不得躲到桌子底下，别给她看见。

她怒气冲冲地看了看，点到我：“摇摇，你上来！”

真不幸，我的头发也没有辫，在脑后扎成个马尾巴。因为我自己辫不好，一会儿就松了，乱蓬蓬的。妈妈早上也忙，我只有自己把它束成一束。

我站起来，没有上去，说：“请您原谅我这一次，下次我一定把它辫好。”

“下次？哪还有下次！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后悔药卖！不然怎么能吸取教训呢？”

我心想，犯了罪的人政府都还要给改过自新的机会呢！

她见我迟迟不动，被激怒了，冲下来抓住我的手就往讲台上拉，一边说：“小小年纪就目无尊长，犯了错还为自己开脱，我不信就压你不下来！”

她将我拖到讲台上，拿剪子要剪我的头发，我拚命挣扎，哭道：“让我自己去理发店剪吧”

她累得气喘吁吁，“不行！我说过的话一定要兑现！凭什么要对你一个人特殊，不要以为有个当官的老子就可以不同！”

又是这句话！难道父亲当官是我的错，就犯了天大的罪？难道要是乞丐的子女才光荣？又不是文革时讲成份，这是八十年代了啊！以前父亲被打成右派，哥哥姐姐被牵连，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想不到现在父亲复职了，我仍然……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

王老师一把将我的头发拽住，冰凉的大铁剪咔嚓响着，黑色的发丝一缕缕散落在地板上……

失落在地板上的，又岂止我的头发与泪水！

父亲得知后要找校长反映，我想起侯小亮说过的，这样做的结果她会变本加厉地打击报复，连忙喊：“不要不要！要是告了她，她更不会放过我了！求求您不要去反映！”

“瞧这孩子，怕老师怕得这样！”妈妈也看不下去。

我能不怕吗？我只是一个小孩子，一举一动都在她管辖之下。在我的世界里，她就是土皇帝，就是天，我如果得罪她，她总有法子治我的。而且，她是老师啊！老师在我心目中，代表着神圣、庄严、真理……我从未想过要和老师作对，即使是象她这样的老师。

1982年5月7日

相比之下我比较喜欢教数学的刘老师，她和王老师的年纪差不多，也是圆脸短发。但是她从来不凶学生，说话轻言细语，细长的眼睛总是笑咪咪的，脸上一派慈祥。

刘老师有几天没来上课了，听说她病了。我想去看看她，还特意向妈妈要钱买了些苹果。

路上碰见婉兰和几个同学也去看刘老师，就一起走。婉兰看了看我手中的苹果，忽然说：“摇摇，这是送给老师的苹果吗？我帮你提吧！”说着伸过手来。

我不好拒绝，就给了她。到了刘老师家里，她一边亲热地问侯，一边倒水削苹果。刘老师笑嘻嘻地看着她说：“来坐坐老师就很高兴了，还买什么水果呢！”

婉兰说：“我希望老师吃了苹果病好得快呀！”说得刘老师心花怒放。

我一个人坐在角落，看她们吃我带来的苹果，没有人注意到我。不过也没有什么，如果刘老师吃了苹果病真的好了，我也感到很高兴。

今天刘老师果然来上课了，我以为是苹果的功劳，暗暗高兴了一阵子。

下课的时候，刘老师拿了钱硬要塞给婉兰，说：“你们又没工作，有这份心就好了，老师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婉兰坚决不收，一个劲说：“学生看望老师是应该的嘛，老师还不是为了我们才累病的。”

两人推来推去，最后刘老师还是收回去了，婉兰很得意地走向座位。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十分诧异她怎么能这么理直气壮。

见我瞪着她，她居然哼了一声说：“开后门进来的差生，自己没本事，只会用苹果巴结老师！”然后拿起书包，哼着歌儿出去了。

我气得朝门踢了一脚，没想到门上的玻璃“哗啦”一声碎了。

当然，打碎的玻璃也是该我赔的。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幸好晚上向爸爸要钱的时候他没有问为什么。

1982年5月21日

下午上完三节课，正要放学，王老师来了，把全班留下来，然后说：“婷婷、摇摇，你们俩给我站起来！”

我俩互相看一眼，怯生生地站起来，不知道哪里又惹恼了她。

她扬了扬手里的几张纸片，以一种沉重的语气说：“前几天班干部做清洁时发现了这些纸，上面画的是各种各样的古装美人和外国贵妇人像。经过几天的调查，查到是婷婷和摇摇画的，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我才想起的确有这么回事。前几天看见婷婷画像，偷偷跟着画了几张。我觉得婷婷画得很好看，或立或坐，或正或侧，画什么象什么，每个衣服褶皱都细细致致画出来，栩栩如生的。我为我那张蹩脚的模仿和婷婷的作品放在一起还有点惭愧。

王老师气势汹汹地问：“你们为什么要画美人头，是什么思想？婷婷，你说！”

婷婷小声说道：“我喜欢画画，觉得好看，随便画着玩……”

“好看？这种病歪歪的古代人有什么好看，怪不得学得这么阴思倒阳的！没有一点正确的审美观，喜欢画画为什么不画点花草，画画同学的像？还要画外国女人，喜欢她们的服装怎么不到外国去呢？这说明思想不健康！摇摇，你呢，你画这些又是什么思想？”

我给她一席话说得昏头转向，愣愣地答：“思想？什么思想？我没有思想！”

她吃惊地瞪大眼睛：“嚯，你竟敢说你没有思想！你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回去给我写份检查，好好找找思想根源！要深刻检讨自己的思想，不得少于两千字！”

天哪，两千字！

晚上我在灯下冥思苦想，拚命找些道理来检讨自己。但是，我的的确确不过是看婷婷画得好看跟着随手乱涂了几张的呀！

1982年6月1日

有外宾来学校参观，学校选了些人做接待，其中也有我。

今天一早我就赶到学校去了，穿着妈妈给我新做的浅绿衬衣，还特地在头上扎了一个蝴蝶结。可是没想到王老师一见就叫起来：“摇摇，你怎么

穿这么老土的衣服？让外宾见了多没面子！”

我吃了一惊，这是我的新衣服呢！这才看见其它同学果然打扮得很漂亮：有的衣服上钉着亮片片，有的白裙子一层层的纱，有的穿着鲜艳的红皮鞋……我看一看自己的老式衬衣，蓝布裤，黑布鞋，不禁有点儿自惭形愧。

王老师着急地说：“还不快回去换一件，早些时候在做什么！”

我急急忙忙跑回去换了一件小方格子的短袖上衣，平日我挺喜欢这件衣服的。谁知她一见仍然说：“不行不行，都这么难看！去，把你的衣服多拿几件来我挑！”

我又飞跑回去，拿来了所有的外衣。她一件件地拎起来看看就丢到地上，冷笑道：“真不知你爹妈那么多工资都用到哪里去了，养你一个还穿得这么寒酸，连件象样的衣服都没有！”

同学们都围在一旁看着我，我瓜兮兮地站在那儿，站在一地的“丑衣”面前，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从来，在装满星星月亮童话故事的心里，不觉得没有漂亮衣服穿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在今天以前，我从来不觉得这些衣服有什么不好……

这一天，我没能参加欢迎仪式，没能和大家一起到大礼堂去。我抱着一堆“丑衣”灰溜溜地走回家去。

就在这一天，在众人轻视的目光里，唤起了一个小女孩对衣服的虚荣……

回家后向妈妈要新衣，妈妈狠狠地教育了我一顿：“你的衣服不是挺好的吗？怎么突然学得堕落了？艰苦朴素是我们国家的好传统，不要以为你爹平反复了职就学得奢侈了……”

我哭着说：“我不管，我不要人家看不起我！”

妈妈生气了：“只要自己认为对的，怕别人做什么！这孩子，进城愈发学坏了，成绩也不如以前，还爱慕虚荣起来……”

面对她的大道理，我不知如何表白自己。我就象课本里鲁迅写的那个闰土，心里觉得苦，却说不出。我只是更加伤心地哭了起来，但是妈妈已经走开去做饭了。

家里那只大黄猫走过来，我把它抱起来，它浅色的黄毛上有一道道深黄的花纹，象老虎一样。虽然它只有这一件衣服，可是没人笑话它。树和草也只有黄绿两种颜色，也没人说它什么。也许做动物和做植物还好些吧？不必换衣服，不必做作业，不必害怕王老师。

风吹来，窗外的银杏树叶子哗哗地摇摆着，好象许多小扇子在一起跳舞，又象是在呵呵地笑。我不再伤心了，到走廊的木地板上躺下来看天。天空湛蓝湛蓝的，没有一丝云。无论如何今天没有一大堆作业做，还是令人高兴的。

从木栅栏的缝隙可以看见下面大厅里的圣母像，还可以看见圆屋顶上彩色的玻璃窗。以前幼儿园里也有这样的玻璃窗，每当午睡的时候，阴暗的屋子里只见彩花玻璃深沉浓烈的红绿黄，不觉美丽却有些害怕。但是当陈旧的木楼地板传来老师的脚步声，我心里又被另一种恐惧代替，因为老师发现谁没有睡着是要骂的。

我是一个多么胆小的孩子啊，生来就是。才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对送我的妈妈说：早些来接我啊！妈妈答应着没走两步，我又叫住她说：早些来接我啊！弄得她不胜其烦。很奇怪从小我就不怕一个人独处，却怕置身人

群中。一个人的时候，我总能找到许多玩的，一片树叶，一朵花，一只蚂蚱……而在同学中，我象一只呆头鹅，玩不好跳房子，跳不够皮筋的高度，也找不到许多话说。

我多么想回到老屋，回到长满狗尾草的山坡，看蝴蝶飞来飞去，看白云自由自在地飘荡……那才是我的世界，在那里我才不会害怕。

1982年6月24日

王老师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思想汇报给她，报告最近心里想的是些什么。她十分严厉地说不得隐瞒，不得编造，要是谁不老实交待她是有办法知道的。

说这话的时候她犀利的目光象剑一样刺向我，就在我们目光相交的刹那，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件往事。那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和另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一起玩。男孩突然说让我们来扮大人过日子，我以为是象往常一样玩过家家，谁知他说不是这样的。他叫那个女孩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他用手抚摸她的背，摸完了又用嘴亲。

然后他让我也去，我的背被他弄得痒痒的，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不高兴地说：不同你玩了！又叫那个女孩仰躺在床上，他把红药水涂在她的大腿上，假装是在生孩子。他说：叫呀，你叫呀，生孩子都是要叫的！

这件事一想起来就固执地存留在脑子里，以至不能想别的事，这使我很是羞愧。

又吓得不得了，该不该写在思想汇报里呢？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老老实实地交待了。我是这样写的：最近我想起一件令人羞耻的事，就是三四岁时一个小男孩要我做流氓动作，我是非不分，跟着做了。现在想起来很不应该。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不去想别的，争取考出好成绩。

思想汇报交上去后，我又害怕起来，王老师看了会不会生气？会不会认为我从小思想就不健康？要是她在班上念我的思想汇报怎么办？同学会怎么看我？

我天天提心吊胆，等着她说：摇摇，你到办公室来一下。或是：同学们，现在我们谈一谈思想汇报中存在的问题。

但是一天天过去了，她象忘了这回事一样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

今天班会时她给一些同学发奖，有最热爱劳动奖，最守纪律奖，奖励进步最大的等等。我也得到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最诚实的同学”。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她还是什么反应也没有，我这才大大松了口气。

1982年8月4日

放暑假了。前几天心情很不好，又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天气热，也许是家里人来人往有点心烦，也许什么也不是，就是莫名其妙的不高兴。没地方出气，就把家里那只黄猫狠狠踢了一脚，它恼怒地瞪着我，喉间发出威胁的嚯嚯声。我无名火起，扑过去逮着它的尾巴把它倒着拎起来，从楼梯上往下使劲一甩，它惨叫一声摔了下去，爬起来一溜烟跑了。

接连几天它都躲着我走，我也没在意。今天我想去抱它，它正好缩在屋角，没处可躲，就用大眼睛瞪着我，眼里充满了无奈、哀怨、防备，那么怯生生又楚楚可怜。

我一下子后悔了，我怎么能这么欺负它呢，它现在的样子，多么象我

在人前的孤立无助啊！而我，竟然因为它比我更弱小就伤害它，太不应该了！
可见谁都会欺善怕恶，简直不用学。我想亲近它，可它再也不信任我了。它躲着我就象我躲着王老师……噢，我太难过了！

1982年9月5日

暑假过得很无聊，以前的朋友生疏了，现在又没有新朋友。就是这样我也不想开学，不想见到王老师。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只能想，好歹过了一学期，还有一年就毕业了。

一开学，学校为了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要求我们每天都争取做一件好事。

这几天我都诚心诚意地想去做好事。昨天在路边站了半天，才看见一个妇女吃力地提着一大篮菜走过来，我立刻满怀热情地对她说：“阿姨，我帮您提吧！”

她诧异地打量我，眼里满是怀疑，然后冷冷地说：“不用了！”

又等了好一会儿，来了个拄着拐杖的老爷爷，慢慢地费力地爬上台阶。我跑过去对他说：“老爷爷，我扶您上去吧！”

老爷爷笑了：“小姑娘，我还没老得走不动呢！”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再去做什么才好。现在的人并不需要些这微小的帮助，他们需要的，又岂是小小的小学生能给予的？但是那个中年妇女为什么要不信任我呢？我不过是个小孩子，能骗她什么？

记得才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有一天我拿四毛钱去买冰棍，卖冰棍的是一个老婆婆，她拿来一数只有三分钱，那一分不知到哪里去了。我胀红脸不知如何解释，以为她一定不卖给我了。谁知她仔细收好三分钱，拿冰棍给我，还笑咪咪地说：“我知道小姑娘不会骗我的！”

为着她对一个孩子的信任，我想，以后我也一定要信任别人。但是现在，没有人相信我真的只是想去做好一件小小的好事。

今天王老师问我这几天做好事没有，做了些什么，我老老实实地说：“我做了，可没做成。”

她十分不解：“怎么会做不成？”

我委屈地说：“他们都不要我帮助，还不信任我。我就不敢再问了。”

她更加不明白，“做好事还怕什么，别人怎么会拒绝呢？你是不是找借口？回去写份思想汇报，这几天一定要做件好事！”

我决定回去帮妈妈拖地板。

1982年9月23日

这学期英语教得更深了，我更跟不走了。我不明白别的小学都不学为什么我们要学。如果我一直在这个学校就好了，偏偏转学过来没学过，怎么努力也赶不上。

英语老师对我已经放弃了，倒是王老师不肯放弃。她虽然不懂英语，也一样要我去她那里背课文、听写。我知道她是怕我拉全班的总分，她把分数看做是检验她工作成绩的标准。对于我，用她的话说是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为了过她这一关，我只得把汉字读音写在单词下面死记硬背。这是学英语的大忌，但是没有办法，其它学科已占去大部份时间，实在没有精力再

去慢慢补习。反正升学考试不考这一科，我们学校开设这一科，我想不外乎是想证明是最好的学校罢了。

课堂上老师念得太快我记不住，回家又没人会，就是想写汉语读音都不行。我每天都要为去找谁问伤脑筋。

今天隔壁家来了一位大学生客人，我鼓了半天劲才畏畏缩缩走去请教他。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爽快地拿过我的书在上面写起来。写完我一看傻眼了，他注的全是音标，我不识得音标啊！他见我踌躇，问：“怎么啦，写得不清楚？”面对他亮晶晶的眼睛，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请他标注的是汉语读音。

我抱着课本落荒而逃，心里沉甸甸的，愁苦得不得了。我该怎么办啊！我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我觉得我要崩溃了！

1982年10月15日

婷儿突然写了篇赞扬王老师的作文，说她如何照顾生病的同学，给他们补课等等。词句夸张做作，令我十分惊讶。这就是那个以真挚感情写小猫的婷儿么？

王老师对于有这么一篇作文大赞自己甚是得意，不仅在课堂上拖长声音念了一遍，还把它贴到墙上，要大家观摩观摩，学习学习，借鉴借鉴……

候小亮悄悄对我说：“哼，拍马屁！王老师从来没有去看过生病的同学，补课都是叫课代表去的。”

闻言我大惊，婷儿怎么能这样编造呢？她在我心目中，是个多么可爱的女孩啊，我喜欢她的文静，她忧郁的目光，粗黑的大辫子……她怎么能这么做呢？！

王老师又怎么能这么若无其事，这么坦然呢？！

课间的时候，婷儿独自坐在夹竹桃树下的石椅上，身后地上有条手绢，我走过去捡起来说“是你掉的手绢吗？”

她接过去，笑一笑，“是我的，谢谢你。”

我忍不住说“你写的小猫真可爱……可是你为什么要那样写王老师呢？”

她静静地望着天说：“我想总有一天我会长大，那时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我喜爱的花草动物，写心里真正的想法……”

可是长大是多么遥远的事情啊！一生还那么长那么长。

1982年11月17日

功课越来越重了，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作业和罚不完的抄书，如果哪一天能在十点钟上床，那么这一天就算是我的节日了。

就是这么忙我们班还参加了广播体操比赛，飞机模型比赛等，并全得了第一。这自然是王老师的功劳，大家怕她怕到骨子里，敢不拿第一吗？

我觉得王老师象一片乌云，沉甸甸地笼罩在我头上。她的目光象刀子一样，让人大气不敢出，一上她的课，教室静得能听见针掉地上的声音。自从到她班上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笑过，我几乎忘了高兴是怎样一种情绪。每天都颤颤惊惊，如履薄冰。

而且最令我难过的是因为她讨厌我，同学们也不敢和我接触，没有朋友我很寂寞。每天做课间操和放学的时候，别的同学都是三三两两的相伴而

行，只有我形单影只。本来我是不怕一个人玩的，可是大家都有伴，使我象水中的孤岛，鸡群中的一只鸭，一个不协和的音符，我是多么渴望有一个女伴啊！

1982年12月21日

今天我满十岁了，妈妈请了些她的朋友来吃饭，说是为我庆祝。看着他们喝酒聊天，我觉得仿佛不关我的事，只是他们的一次聚会。

悄悄溜出门去，没有人留意到我。走在河岸软软的沙滩上，心情开朗起来。一堆堆的鹅卵石那么圆又那么硬，每一个都是一块大石头最坚硬的芯，不知经受了多少浪花冲击才得以露出来。我要象它就好了，常经风雨便什么也不怕。

风很大，吹得人轻飘飘的，仿佛随时都可以离地而去。突然有一种渴望，渴望象一匹马那样奔跑跳跃；渴望化一棵挺立的树，在风中摇头晃脑地吟唱；渴望做一株小小的花，在一年又一年重复的岁月中明媚地微笑；渴望变一朵浮云，在无限的天空中永远洁白自由简单……

静静地坐在水边，默默低着头的，不是花，不是云，也不是小鸟，仍是忧心愁愁的自己。十岁的年龄不该有烦恼，不该去想那些不明白的事，可是在十岁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好，十岁啊！

多奇怪呀，我都十岁了！从一个小不点儿，长到这么大，看我的手脚都这么长了，看我都会想那么多事情，甚至会悲伤了。唉，我真不知道长大好还是不好。

何韦，你知道我要嫁给你吗？虽然我都十岁了，但是离能够嫁给你还有那么多年。我想至少得二十岁吧？我能够活到那么大吗？现在你一定已经忘记我了，忘记我们曾经在一起玩得多么开心，更不用说等到二十岁了。但是除了你，我能够嫁给谁呢？谁能来带走我啊！

十岁，我有了那么多可以回忆的事。最初的记忆大约是在一岁时，在江边的老屋里，（我想是个中午，因为很安静。）我一个人在大床上睡醒了，看见没有人，就下床通过一个过道出去找人。黑暗的过道在记忆里又长又黑，我的鞋也大得象船，但是我一点不害怕，（那时还不知道害怕。）我拖着大得象船的鞋子踢踢哒哒地走了出去。在过道的尽头我看到姐姐的大辫子一甩，藕色的裙子一闪，然后是她惊喜的叫声：奶奶，快看！妹妹会走路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最初的记忆，我很喜欢姐姐那条藕色的裙子。在我三岁时我一天缠着她：姐姐等我长大了，等你不喜欢这条裙子了，就给我穿吧！

现在我长大了，但是裙子已经旧得不能穿了。即使能够穿上那条裙子，我也不会高兴了。

几只水鸟从水面掠过，远处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回响。多少次和哥哥在这江中游泳，当夜色降临，也是这样坐在水边，看对岸的灯火倒映水中，悠悠地晃荡。眯了眼使劲摇头，那些灯火就会模糊起来，变成千千万万颗拖着尾巴的彩色星星。

于是哥哥总要指着河水，讲赵巧儿送灯台的故事。赵巧儿送灯台没有再回来，那些有萤火飘浮的夜晚，也永不会再回来。

十岁，童年过去了。

1983年3月12日

开学了，仍然是一样的同学，一样的老师，一样的校园，一样的教室，一样的蜗牛般的日子。

唯一不同的是，不用再学英语了，因为其它学校不设这科，升学考试不考。我松了口气。

全年级师生立刻投入了为升学考试作准备的紧张的复习中，每天加一节自习，作业也加倍。如果运气不好被王老师罚抄书的话，就更应接不暇了。人人不多久就头昏眼花，一天只想睡觉。老师比我们更加紧张，科科老师都拚命回去翻辅导书，出一大堆卷子要我们做，每天发卷子的时候就象下大雪似的。各班的班主任更是较上劲了，谁不想自己班上多几个考上重点中学呢！既为学校争了光，也体现了自己的能力，得到学校的器重，家长的尊敬。现在都还有家长想把孩子转到王老师这个班，因为这个班升学率最高。大家都认为一个好老师就是能够尽可能多的把学生送到重点中学去。

唉，可怜我们个个疲惫不堪，面露黑气，只认得课本作业和回家的路，其它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

偏偏这时候学校开春季运动会，其它年级的同学高兴得不得了，只有我们年级的老师叫苦不迭，我们也高兴不到哪里去，因为虽然不上课，作业却仍是一样要做的。

我和几个没报项目的同学当后勤人员，端茶递水拿毛巾，还要兼写广播稿，维持秩序，做教室清洁。一天下来累得不得了，回家可别想睡觉，还没写作业呢！

今天交作业，交了一大堆题单，又交思想汇报。正要走，不防王老师问道：“作文呢？”天哪，我竟然忘了写运动会的作文！我吓得心都要停止跳动了！

王老师头也不抬地说：“一天做什么去了？作业都忘了做。去，给我写十篇交来！”

十篇？！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其它作业还要不要做呢！

晚上，我咬着笔杆，把纸撕了一张又一张，绞尽脑汁发挥想象，努力编造，再搜肠刮肚地找词来形容描写，将一张纸涂得乱七八糟。

渐渐的眼皮越来越重，字迹也渐渐模糊起来，一个个在眼前晃来晃去。但是我知道我会把它写完的，没人可以违背王老师的旨意。我想即使一个将死的人，听到她的一声怒吼，也会立刻跳起来站得笔直。

我又要睡着了，朦胧中只是想：为什么以前那么喜欢的作文，现在只想把它扔到太平洋去？我累了让我睡吧，但愿明天也不要起来！让我永远的睡过去吧，我再也不想醒来！

每一篇作文，都如一座大山，呼啸着向我压来……

1983年4月6日

我的眼睛本来挺好的，渐渐的看一切都模糊起来，黑板上的字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只得去配了一幅黑框眼镜，愈发显得呆头呆脑。

不仅仅是我，班上有一半的同学也都戴上了眼镜。这引起了学校的注意，于是发了一张调查表，让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妈妈如实填一是作业本来就多，二是因为王老师动不动就罚抄书，更加重了我们的负担。

今天上语文课，过了好半天王老师都还没来。大家正在猜测，“砰”的

一声巨响，王老师怒气冲冲地走进教室，拿起讲台上的粉笔刷使劲一拍，惊天动地的一声，粉笔头蹦起老高，“啪”地摔成几段。

大家都被她这一幅怒气冲天的样子吓住了，个个屏住气不敢出声。一时教室里静极了，别说一根针掉地上，就是一根头发掉地上都听得见。

她背着手走来走去，好一会儿才稍稍稳定了情绪，走到候小亮面前问：“你说，我罚你们作业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我们做错事，不过……”他迟疑了一下，小声说：“罚抄书是强制手段……”

“是吗？”她冷冷的、傲慢地问。

显然候小亮很不自在，站在那里手脚都不知往哪里放才好。想装出平日那幅满不在乎的神气，也没有成功，倒象是在挤眉弄眼。

她将手在桌子上敲着，又转向婉兰问：“你说呢？”

婉兰站起来，口齿伶俐地回答：“老师罚作业是为了我们好！”

我突然明白了，一定是我的那份调查表惹的祸，一定是她被校长训了，一腔怒气冲着我发来了。果然，只听她说道：“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是我的学生，哪个老师不想自己的学生好？再说我罚作业，要求也不高，象作文虽然罚某些人写了十篇，但那些文理不通的，别字连篇的，乱七八糟的，我都收了……”她突然转向我，厉声问道：“摇摇，你说是不是？！”

难道，我能说不么？她又说道：“你还说你的眼睛是因为作业多了才坏的，怎么别人没坏？自己不注意用眼卫生，写字凑那么近，又不认真做眼保健操，怎么会不坏呢？”

是么，全班一半的眼镜难道都是自己不注意造成的？这么短的时间视力就下降这么多，难道都只是没有认真做眼保健操？难道可以不拚命写作业来保护眼睛？那么，我又能说什么！

她逼到我面前，厉声说：“说，眼睛是你自己弄坏的！”

我哭了，眼泪一滴滴落下来，雾气蒙住了镜片，白茫茫的一片。一切都模糊起来，从此我再也不能清楚地看这个世界……

我哭了，哭我不再清澈的眼睛，哭我不再无邪的心……

1983年4月18日

爸爸把奶奶从老家接来和我们一起住了，今天放学回家，远远的就看见她站在木楼上向我招手。我小时候她和我们住了几年，我很喜欢她的老皮袄，常常爬到她的床上去。

奶奶八十多岁了，牙掉光了，手上的皮肤一层层地搭在骨头上，头发不仅白了，而且稀稀拉拉的露出苍白的头皮。我从未见过比她更老的人。

屋里又搭了张床，更加拥挤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我喜欢奶奶。

奶奶在狭窄的厨房里用大木盆洗澡，我去帮她搓背。这是我第一次仔细地看一个老女人的身体，她的脸上和手臂上布满了褐色的老年斑，松弛的肌肉吊在骨头上，手上青筋毕露，背驼得象一只簸箕，脖子上的皮肤垮得一层层的，双乳空空如也，象两只汽球皮垂在胸前，缠过的小脚象粽子一样……

听妈妈说，奶奶年轻时是乡里最漂亮的姑娘，既使在出嫁后，附近的人家嫁女都还要请她去做伴娘。可惜那时候没有照片，我不能一睹奶奶年轻时的风采。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从来都是一个老人的形象，我简直无法想象

她也曾经象我这么大，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想到有一天我也会老得象她一样，感觉非常恐怖。

在这一刹那，我决定决不活到她那么老的年龄。

1983年5月20日

随着升学考试的接近，空气越来越紧张，学校还专门请了老师，让全年级在大的阶梯教室上大课。我们每天早上睡眼朦胧地出家门，天黑了才疲惫不堪地回来，吃过饭还要挑灯奋战到深夜。真累啊！我全心盼望的，只是好好睡一觉，但是连星期天都要上课。

老师比我们还要辛苦，我们做那么多题他们还不是得一道道批改，还要到处打听范围，找资料，同样忙得天昏地暗。唉，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今天正抄例题，王老师坐在讲台上突然说：“怎么有的同学忙得头都不梳了？”

我抬起头正看见她盯着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头发松了。昨天妈妈把我的头发辫得很紧，今天早上起来晚了，觉得还可以将就，就没有重梳，慌慌张张地赶到学校了。这时给她这么一说，我挺不好意思的，急忙把头埋了下去。

也许该把头发剪了，可以省下梳头时间。只要能多睡一会儿，我宁愿不吃饭，不洗脸，不脱衣服——如果可能的话。

下课时王老师的儿子来了，他已经上高中了，长得人高马大，手里抱着一个篮球，大咧咧地对王老师说：晚上我不回来！王老师问了他一句上哪儿去，他十分不耐烦地凶她：你管那么多做什么！王老师立刻说：好好好，你去吧，小心点儿！

我十分惊讶地看着这一幕，他竟可以凶她！而她竟然没有生气！

顿时我好生羡慕她儿子，要是她也用这种温柔的语气对我们说话该多好啊！

1983年6月1日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学校放假，让我们去看了场动画片《大闹天宫》。孙悟空那么神通广大都还有紧箍咒约束，何况渺小如我。

坐在一排排同学中，她们穿得花花绿绿，叽叽喳喳，兴高彩烈。我苍白着脸，穿着不合身的灰暗的衬衣，戴着笨重的眼镜，显得那么不合群。我觉得她们还是儿童，而我已经很老很老了，老得不用再过儿童节。

看完电影还不到中午，同学们一群群的互相约着到公园或某人家里玩。她们象潮水一样从我身边涌过，转瞬之间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慢慢地走回家去。通向修道院有一条长长的青石板小路，路边有一段石护栏，从栏上可以望见长江，我最喜欢走这段路了。

江对岸有我以前的家，以前的学校。以前的家里有我度过的快乐时光，以前的学校里有我决定要嫁的人，我的同桌何韦。可是我已经回不到以前了，他也永远不知道我要嫁给他。这些日子以来，每当很烦恼的时候我就想象他会突然变作一个勇敢的骑士来把我带走，走得远远的，永远不再回来。可是实际上我已经渐渐淡忘他的面容了，他只是作为一个幻想存在我的心里。我知道不会有人来带走我，不会有人愿意娶我，我是那么丑，那么孤僻，那么

不可爱。

已经是初夏了，河岸的黄花开得有点残了，绿色更浓，树和草都很繁盛。河水有点枯，露出宽阔的沙滩。江上有几只木船闲闲地停在那里，一只拖煤的小驳船突突地驶过，还嘟地叫了一声，反而显得更寂静。

这条僻静的小路很少有人走，我在石护栏上坐了很久。石栏下面是一个很陡的斜坡，要是摔下去一定会一溜烟滚下河去。不知为什么，我很想纵身一跃，意识里感觉不是坠落，而是飞升起来。是的，我一定会飞起来的，你看风多么大啊，它吹啊吹啊，已经要把我吹走了。

我闭上眼睛，心咚咚地跳起来。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跳下石栏往家跑。待看到那扇油漆剥落的裂着大口子的大木门，看到木门的台阶缝隙里长着的野草，不知为什么，无边无际的绝望突然决堤而来。

我想起三岁时，有一天我怔怔地望着老屋雕花的八角窗，望着窗外的绿树，居然说了句：一点都不好玩，活着没意思。让妈妈大吃一惊，很多年后都还在念叨：这孩子，从小就怪头怪脑。

是啊，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我从来都不想被生下来。上天啊，你把我收回去吧！

回到家，忍不住问父亲：“都说我们是祖国的未来，幸福的花朵，怎么我不觉得呢？”

父亲大为惊奇，“你竟然感到不幸福？你怎么会觉得不幸福？你有那么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又不用操心家里，这还不幸福？学习嘛，当然是很艰苦的，不能因此就否定一切，想当年我们……”

噢，摇摇，你真傻，你怎么可以向人说不幸福不快乐！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都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承受！你记清楚了，永远不要再说，永远！

1983年6月7日

我觉得奶奶在家里活得有点小心翼翼的，那么大岁数了还每天给我们做饭，不要她做她就惶惶不安，仿佛是寄人篱下白吃饭。

不知为什么我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父母是白养我了，我这个样子……人老了真可怜啊，人小的时候……也很可怜。

我长高了一头，实在是没有衣服穿了。妈妈想给我做条裙子，可又拿不出钱来。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这么穷，家里没有一件好家具，尽是破烂，我和奶奶的床是一张搁在椅子上的竹凉板，桌子破旧而沉重，土头土脑的。几个散发着旧时代气息的大木箱就是全家的衣柜。因为没有地方，几个箱子重在一起，要拿衣服就得拖来拖去，使得本已快散架的老木箱愈发朽了。

没想到奶奶会拿钱给我做衣服，她小心地从枕头下摸出手绢包着的钱，打开一层又一层……她没有工作，这一点点钱，不外是儿女偶尔给的，已不知攒了多久，这是她唯一的防身钱啊！

她一层层打开手绢的动作使我颤栗，我跑到走廊上，心里又充满了那种无边无际的绝望。

新衣服做好了，是一件鹅黄的纱衬衣，短袖，领子配着细细的一线红边。还有一条背带裙，青草似的嫩绿上铺满了一朵朵白花，裙边也饰有白色的花边。

镜子前我闭了闭眼，深深吸了一口气，它们是多么美丽啊！娇嫩的颜色配着我细白的皮肤，使我象一株清新的饱含液汁的水草，呵我都认不出自己了！

小时候我是一个美丽的孩子，皮肤雪白，穿着小小的白纱短裙，人人都叫我白雪公主。父亲牵着我走在街上，无比自豪。其实那白纱裙子是用最便宜的类似纹帐的纱布做的，可爱的，大概是我的天真吧！

什么时候我变得这么灰暗这么黯淡的呢？我想并不仅仅是衣服的原因吧？

父亲也不再牵着我的手一起散步了，他变得很忙，因为他现在是“部长”。可是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好起来，我们还是那么穷，住得比以前更挤，我还是没有衣服穿，不仅不再美丽，也不再快乐。我甚至觉得这是一场灾难，一场恶梦。

只有这娇黄嫩绿，是一片灰暗中的一抹亮色。

1983年6月15日

马上就要升学考试了，王老师在课堂上反反复复地强调：这是你们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一定要走好，不然会影响今后的一生，那时候后悔就晚了！

我本来懵懵懂懂地没意识到有这么严重，听她这么一说，顿时紧张了起来，把什么“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步错步步错”之类的话都记了起来。我几乎已经肯定自己是走不好的了。

晚上做梦，老是梦见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中央，周围的人都迈着坚定的步子奔向各个方向，只有我茫然不知所措。空中有个声音在反反复复地说：不要走错了，不要走错了！

我整天恍恍惚惚的，有一种在题海里窒息的感觉。这才小学啊，考初中都这个样子，考大学不知怎么得了。

天气已经很热了，我们搬到旧楼的底楼复习。教室宽大阴凉，窗外是美丽的梧桐树叶子，阳光斑斑驳驳地洒在树叶上，清新的绿色与暗褐色的窗棂形成强烈对比。不知怎的望着树叶我心里充满了忧伤，我仿佛看见了许多年后的又一个夏天。我感到时光在这一刻凝固，生命是如此无趣又是如此漫长。此刻的景象是那么深刻地存留在脑海里，我想它会象年年盛开又凋零的花朵一样在夏天时重现。只是正如今年的花已不是去年那一朵了一样，它们中间将隔着许许多多的光阴。

放学了，我走在一排排粉红与白色的夹竹桃间，迎面碰见王老师，她温和地说：“还有两天就考试了，不要太紧张，晚上早点睡吧！”语气竟是出奇的温柔。我大为惊讶，原来她也有很温柔的一面呀，可惜快毕业了，才看到短暂的流露。我立刻被这刹那的温情流露感动了，几乎忘了以前她对我的种种不好。

1983年7月10日

考完了，分数也下来了。我考得不错，科科都是九十多分，却仍然离最好的光华中学录取线差0.5分，只能进稍逊一点的其它市重点。

能考上其它市重点也不容易，因此父母对我挺满意。也许他们还认为当初把我转到王老师的班上是正确的了。